

## 中古漢語重紐、輕唇與普通三等三者交互關係

### 1. 導論

本文旨在研究中古漢語三等韻，著重在音節搭配限制(phonotactic constraints)與內部音系結構兩方面來討論重紐、輕唇與普通三等韻<sup>1</sup>三者的相互關係。傳統漢語音韻學中，三等韻主要由重紐八韻、輕唇十韻及普通三等韻所組成。重紐八韻是指在支、脂、祭、真、仙、宵、侵、鹽等八韻系的牙喉音及唇音之後，反切上有對立，而韻圖分別置於三、四等(邵榮芬 2008: 69)。輕唇化係指三等韻中的十個韻系：東<sub>三</sub>、鍾、微、虞、廢、文、元、陽、尤、凡，重唇音分出輕唇音，P- > F-<sup>2</sup>。而重紐八韻及輕唇十韻之外的十韻則通稱為普通三等韻。

重紐中的唇音與輕唇化有其共通點，一方面聲母皆為唇音，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這二種音韻變化皆出現在三等韻之後，其音韻環境為 P- + j。重紐唇音與輕唇化的關係向來在傳統漢語音韻學中，甚至是當代音韻學中，常常被視為兩個不同的音韻變化，僅有少數研究如陳貴麟(1997: 256-257) 論及這兩者之關係並談論到重紐八韻、輕唇十韻與普通三等韻這三者間的交互關係。根據陳貴麟(1997: 256)，中古的三等韻主要羅列於表一，

表一：陳貴麟(1997: 256)三等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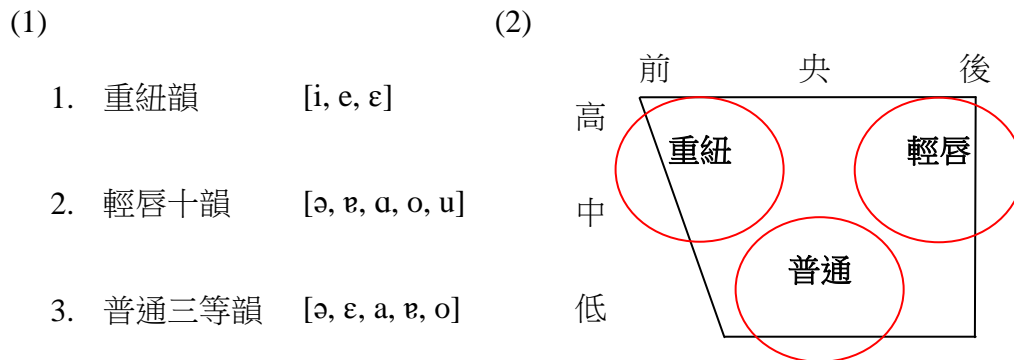
重紐韻		輕唇十韻		普通三等		
-ŋ		東 <sub>三</sub>	(-juŋ)	蒸	(-jəŋ)	
		鍾	(-juoŋ)	清	(-jɛŋ)	
		陽	(-jaŋ)	庚 <sub>三</sub>	(-jaŋ)	
-k		屋 <sub>三</sub>	(-juk)	職	(-jək)	
		燭	(-jok)	昔	(-jɛk)	
		藥	(-jak)	陌 <sub>三</sub>	(-jak)	
-n	真 b (-hin)	真 a (-jin)	文	(-juən)	殷	(-jən)
	仙 b (-hiɛn)	仙 a (-jiɛn)	元	(-jɛn)		
-t	質 b (-hit)	質 a (-jit)	物	(-juət)	迄	(-jət)
	薛 b (-hiɛt)	薛 a (-jiɛt)	月	(-jət)		
-m	侵 b (-him)	侵 a (-jim)				
	鹽 b (-hiɛm)	鹽 a (-jiɛm)	凡	(-juəm)	嚴	(-jəm)
-p	緝 b (-hip)	緝 a (-jip)				
	葉 b (-hiɛp)	葉 a (-jiɛp)	乏	(-juəp)	業	(-jəp)

<sup>1</sup> 三等韻的分類有不同的說法，如董同龢(1983: 164-165)分成甲乙丙丁四類，甲類為唇音後來輕唇化的，乙類為唇音維持重唇的，丙類為普通三等韻，丁類為唇牙喉音韻圖為四等。而李新魁(1997: 89) 中省略為甲乙丙三類，甲類為普通三等(五音具足)，乙類為重紐韻，丙類為唇三等類(僅唇牙喉音聲母)。本文採用更經濟的說法，分成重紐、輕唇及普通三等。

<sup>2</sup> 本文中以大寫的英文字母表示其位置所有的子音，大寫的 P-、F-、T-、K-分別代表唇音、輕唇音、齒(舌)音與牙喉音。

-u	宵 b (-hieü)	宵 a (-jieü)	尤 (-jəu)	幽 (-jiəu)
-i	祭 b (-hie)	祭 a (-jie)	微 (-jəi)	
			廢 (-jəi)	
-#	支 b (-hie)	支 a (-jie)		之 (-jə)
	脂 b (-hi)	脂 a (-ji)		
			虞 (-juo)	麻 <sub>三</sub> (-ja)
				魚 (-jo)
				歌 <sub>三</sub> (-jwa)

陳貴麟(1997: 256-257) 指出重紐韻、輕唇十韻及普通三等韻的差異在元音，如(1)與(2)所示，



其中重紐元音多分布在元音音位圖的左上方，而輕唇十韻分部在右半部，普通三等韻分部在下半部。此外重紐韻有兩反切下字且帶有[i]音素，輕唇十韻只出現在合口且帶有[u (w)]音，普通三等韻只有一類反切下字，若有合唇音者必無唇音。陳貴麟並指出重紐韻與普通三等韻重疊的母音為[ε]，而輕唇十韻與普通三等韻重疊的母音為[ə]，以此論證尤幽、清庚等韻非重紐韻。雖然陳(1997)討論到重紐韻、輕唇十韻與普通三等韻的關係，但至今仍缺乏深入研究，所以本文將重新探討重紐、輕唇與普通三等韻這三者之間的關係。

## 2. 重紐韻

重紐現象傳統說法是支、脂、祭、真、仙、宵、侵、鹽等八韻系的牙喉音及唇音之後，反切上有對立，韻圖分置於三、四等。依據傳統分類，重紐有八韻，分別為支、脂、祭、真、仙、宵、侵、鹽，但也有學者認為重紐不只八韻，如白一平(Baxter 1992: 80)，認為庚<sub>三</sub>韻系、清韻系及幽韻系與重紐韻有關，而邵榮芬(2008: 85-86)則認為清韻系非重紐韻而幽韻系應為重紐，但在中古時已經失去了重紐的區分。

丁邦新(2000)指出，重紐為漢語音韻學中尚未解決的問題之一，其難處在於重紐的差異究竟為何，尚未有一致意見。至今多方研究不勝枚舉，如董同龢(1945)、Pulleyblank (1962: 111-114)、龔煌城(1997)、丁邦新(1997)、平山久雄

(1997)、吳聖雄(1997)、竺家寧(1997)、陳貴麟(1997)、薛鳳生(1997)、潘悟云(2000: 21-45)、Shen (2005)、梅祖麟(2012)等。而對於重紐的理解可分成聲母說(竺家寧 1997、李存智 1997)、介音說(Pulleyblank 1962, 龔煌城 1997, 丁邦新 1997)、元音說(周法高 1945, 董同龢 1945)以及介音/韻尾說(薛鳳生 1997)。

根據丁邦新(1997)及梅祖麟(2012), 重紐保留在越南漢字音、朝鮮漢字音、日本漢字音(吳音)與少數漢語方言(粵語)<sup>3</sup>, 整理於表二中,

表二: 丁邦新(1997)、梅祖麟(2012)重紐音質

	重紐三等	重紐四等			
越南漢字音	碑彼陂	pi	卑裨臂	ti	丁邦新 (1997: 47)
	皮裨被	pi	脾婢避	ti	
	靡糜	mi	彌彌	zi	
	岷閩	mən	民泯	zən	
朝鮮漢字音	奇騎	kwi	岐	ki	丁邦新 (1997: 47)
	巾	kun	緊	kin	
	捲	kuən	涓	kiən	
日本漢字音 (吳音)	乙	otu	一	iti	梅祖麟 (2012: 98)
	音	on	悒	in	
	邑	ofu	揖	ifu	
漢語方言 (粵語)	乙	jyt	一	jət	梅祖麟 (2012: 99)

在表二中, 重紐主要是被保留在境外方言, 並非中國境內方言。而境外方言的保留方式略有不同, 越南漢字音主要是在聲母的差異上, 重紐三等維持唇音, 但重紐四等則聲母則由唇音轉成舌音/齒音([labial] > [coronal])。朝鮮漢字音、日本漢字音及漢語方言(如粵語)則是反映在元音上, 重紐三等為圓唇母音, 而重紐四等則是非圓唇元音。因此現今較合理的說法是重紐來自介音的差異-rj-, 這是因為重紐三等的音質的確反映出圓唇成分, 而-rj-說法最能解釋圓唇的來源<sup>4</sup>。本文採用此說法, 認為重紐的差異應是由上古的介音差異-rj- 所造成的<sup>5</sup>。

<sup>3</sup> 梅祖麟(2012)尚有吳語例子, 但並無重紐三等與重紐四等的對應關係, 所以本文略去不談。

<sup>4</sup> 中古漢語的介音到底有沒有-rj-, 陳貴麟(1997)認為重紐-rj-已經合併成單一音[-ɹ-], 梅祖麟(2012: 99)則認為少數字在中古仍是以-rj-形式存在。

<sup>5</sup> 依據韻鏡中對輕唇十韻的開合口分布, 在加上中古音的各家構擬(高本漢 Karlgren 1954, 李榮 1956, 董同龢 1983, 白一平 Baxter 1992, 竺家寧 2001), 重紐八韻的元音如(i)所示,

(i): 重紐八韻韻母各家構擬

	開合口	高本漢	李榮	董同龢	白一平	竺家寧
支	開合	jiɛ	ie	je	je	je
脂	開	ji	i	jei	ij	jei
祭	開	jiäi	iäi	jæi	jej	jæi
真	開	jen	iën	jen	in	jen

除重紐的音質問題之外，尚有其他問題，如重紐的實際韻系有幾個及重紐的子母音搭配問題 (phonotactic constraints)。首先，依據傳統分類，重紐為八韻，支、脂、祭、真、仙、宵、侵、鹽，但也有學者認為重紐不只八韻，如白一平 (Baxter 1992: 80)，認為庚<sub>三</sub>韻、清韻及幽韻與重紐韻有關<sup>6</sup>，潘悟云(2000: 44-45)提到重紐除了傳統八韻之外尚有庚<sub>三</sub>韻、清韻、蒸韻、東<sub>三</sub>、尤韻及幽韻<sup>7</sup>。邵榮芬(2008: 85-86)則認為清韻系不是重紐，但幽韻系應為重紐，但幽韻系在中古之時已經合併。陳貴麟(1997)指出尤幽、清庚等韻非重紐韻，但筆者認為傳統的重紐八韻就音系整體而言其實是有問題的。我們若將重紐八韻系依韻尾子音種類分類，可得表三，

表三: 重紐八韻韻尾情形 (暫定)

開音節 (韻尾非鼻音及塞音)				閉音節 (韻尾為鼻音及塞音)			
-#	-#	-i	-u	-n	-n	-m	-m
支	脂	祭	宵	真	仙	侵	鹽

表三主要依據開音節與閉音節來分類。開音節包含支、脂、祭與宵四韻系，其中支、脂韻系為零韻尾，祭韻系韻尾為-i，宵韻系韻尾則為-u。而閉音節包含真、仙、侵與鹽等四韻系，真韻系與仙韻系韻尾為-n，而侵韻系與鹽韻系韻尾為-m。這分布情形實際上是不平衡的，因為系統缺乏軟顎(-ŋ)韻尾。如果重紐的差異真的存在於介音 -rj-，那麼合理的情形應該是所有的韻尾都要能夠出現，而不是獨缺軟顎子音韻尾<sup>8</sup>。此外，韻鏡對於重紐三等也透露了相當重要的訊息，如表四所示，

仙	開	ᶯän	iän	jæ n	jen	jæ n
宵	開	ᶯäu	iäu	jæ u	jew	jæ u
侵	合	ᶯəm	iəm	jem	im	jəm
鹽	開	ᶯäm	iäm	jæ m	jem	jæ m

對於重紐的中古音構擬，各家並沒有做出相當程度的區分，而是將重紐三等、四等混為一談，其中有在書寫系統上做區分的是白一平(1992)，在其構擬中，重紐三等為-j-，重紐四等為-ji-，但這並不代表是實際語音上的差異。

<sup>6</sup> 白一平 (1992: 80-81) 認為庚<sub>三</sub>韻系及清韻系為重紐的原因是根據在中古這兩韻系皆是三等韻，但輕唇化沒有發生在這兩韻系上。而至於幽韻系，白一平則認為幽韻系為重紐，但其依據不甚明確，僅僅提到幽韻系的聲母有牙喉音與唇音與韻母為三等字，便認為幽韻系為重紐。

<sup>7</sup> 潘悟云(2000: 44-45)中提到有學者從上古的發展來看，認為庚<sub>三</sub>韻為重紐三等而清韻為重紐四等，蒸韻為重紐三等、東<sub>三</sub>為重紐四等，尤韻為重紐四等而幽韻重紐三等。在潘的說明中，這三類與真正的重紐不同，而定名為重紐三等類。

<sup>8</sup> 潘悟云(2000: 21)假定重紐三四等的語音條件是 V<sub>[-low, +front]</sub>E<sub>[-back]</sub>。元音需要是非低前元音，而韻尾則是非後。

表四：純四等與重紐三等搭配關係

韻圖	十三	二十三	二十五	三十五	三十九
重紐三等	祭	仙	宵	清	鹽
純四等	霽	先	蕭	青	添

根據表四，在韻鏡中純四等僅與重紐三等搭配，而不與其他三等韻搭配，而與清韻系相對的庚韻系則無此分布情形。雖然以上二點顯示清韻系可能與重紐有關，但清韻系在韻圖三十五中的分布情形卻值得注意，因為清韻系大多出現在舌音與齒音之後<sup>9</sup>，而甚少出現在唇牙喉音之後，而清韻系的牙喉音被置於韻圖三十三中，這樣的區分明顯地表示中古清韻系的唇牙喉音後的元音音質與其在舌音與齒音之後有所不同，且清韻系的牙喉音應與庚韻系的牙喉音相近。

表三中有另一值得注意的現象，在閉音節中各部位皆有兩個重紐韻，真韻對仙韻(-n)，侵韻對鹽韻(-m)，所以在軟顎部位合理推斷應該也要有兩個重紐韻，而其元音也應呈現非[a]元音與[a]元音的對應關係。如果清韻是重紐韻的話，那麼應該要有另一個軟顎部位的重紐韻，且應該是非[a]元音，最有可能的韻系為蒸韻系，將於以下第五節討論。

至於幽韻系，雖然說法紛歧，但本文認為幽韻系應該不是單純的重紐韻，或是在中古時幽韻系已經失去了重紐的特質。邵榮芬(2008: 86)做了這樣的猜想，‘尤、幽兩韻系早期原是一個重紐韻系，就像支韻系或脂韻系那樣。到了《切韻》時代，這個重紐韻的四等一類的主元音已經起了變化，所以《切韻》另立為幽韻系。它的主元音比尤韻系的舌位較高，所以韻圖把它作為尤韻系的四等。’

邵榮芬的猜想是有可能的，就是尤韻系跟幽韻系在中古時期應該不分，此外，系統中不需要另一個開音節與宵韻系搭配，因為這樣的話勢必要解釋與祭韻系相搭配的另一組字，所以本節暫先不將幽韻系列入重紐韻，於底下第五節討論。所以在此重紐韻韻尾情形應如表五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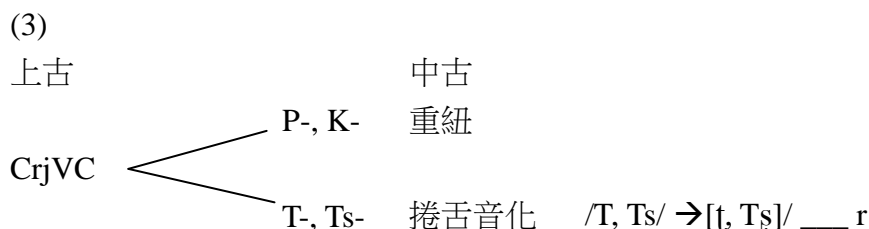
表五：重紐韻尾情形

開音節 (韻尾非鼻音及塞音)				閉音節 (韻尾為鼻音及塞音)					
-#	-#	-i	-u	-n	-n	-m	-m	-ŋ	-ŋ
支	脂	祭	宵	真	仙	侵	鹽	清?	蒸?

除了重紐韻的數量之外，重紐韻中的另一個問題是聲母搭配限制。根據傳統說法，重紐是出現在牙喉音及唇音之後，但問題是為何重紐不出現舌音與齒音之後？如果重紐的差異是介音 -rj-，那麼合理的情形應該是所有的聲母都要能夠與其搭配而沒有例外。在此本文假設上古時，重紐介音-rj-於搭配時是不分聲母種類，可於所有聲母後出現，Prj-, Trj-, Tsrj-, Krj-。但重紐介音在舌音與齒音(Coronal

<sup>9</sup> 清韻系三等在韻鏡中，聲母非舌音與齒音只有頸(牙音)、碧(唇音)

consonants) 之後，發生捲舌音變化(Retroflexation)，/T, Ts/ → [t, Tʂ]/ \_\_\_ r。而-rj-在牙喉音及唇音之後不產生捲舌音變化。這假設可說明為何舌音與齒音之後沒有重紐韻。重紐的實際變化情形圖示於(3)<sup>10</sup>，



在中古時，重紐八韻的語音音質應該與普通三等韻(上古無介音-rj-者)，有所不同。但不同之處，本文認為最有可能反映在元音音質上，因為介音-rj-最有可能同時觸發三種語音變化，捲舌音化、圓唇化及顎化。捲舌音化主要出現在舌音與齒音(Coronal consonants) 之後，而圓唇化及顎化在唇音與牙喉音之後，這使得重紐各韻的實際元音音質不僅往前同時增加圓唇，最有可能是[ø]及[œ]，同時也使得重紐的音質在中古的確與其他的三等韻有所差異。陳貴麟(1997)認為上古的-rj-在中古合成為[i]，對此本文持不同意見，因為在語音變化中，特別在音節內部，介音不太可能單獨變化而不影響前後的聲母與元音。此外，若是介音-rj-單獨變成[i]，那麼重紐就不應該排除舌音與齒音(Coronal consonants)，因為捲舌音變化(Retroflexation)，/T, Ts/ → [t, Tʂ]/ \_\_\_ r，的音韻條件將在介音合併時就已經消失，在中古時，重紐不應有局限性。最後，若是介音-rj-合併成[i]，那麼中古將會有三種介音，開口、合口與重紐介音，但實際並無三種分類。因此本文認為(2)的變化應該是最為合理的。

### 3. 輕唇十韻

輕唇化係指三等韻中的十個韻系：東<sub>三</sub>、鐘、微、虞、廢、文、元、陽、尤與凡，重唇音分出輕唇音，P- > F-。關於輕唇化的音韻變化有三種說法，列於(4)，

- (4)
- |   |                       |
|---|-----------------------|
| 1. /P/ → [F] / ___j[w]                  | (傳統說法: 合口三等)          |
| 2. /P/ → [F] / ___j[V, +back]           | (白一平 Baxter 1992: 47) |
| 3. /P/ → [F] / ___j[V, +central, +back] | (楊劍橋 2005: 147)       |

以上的三種說法，主要差別在於三等介音-j-之後的音韻環境。傳統說法認為輕唇化發生在合口字中，白一平(1992: 47)則認為輕唇化發生在後母音上，而楊劍橋(2005: 147)則認為其音韻條件是母音需是央元音或後元音。因為這三種說法略有不同，所以我們需重新檢視以上這些說法。依據韻鏡中對輕唇十韻的開合口分

<sup>10</sup> CrjVC 的元音應為低元音[a]或是央元音[ə]，詳細將在第五節中討論。

布，再依據中古音的各家構擬(高本漢 Karlgren 1954，李榮 1956，董同龢 1983，白一平 Baxter 1992，竺家寧 2001)，輕唇十韻的元音如表六所示，

表六：輕唇十韻韻母各家構擬

	開合口	高本漢	李榮	董同龢	白一平	竺家寧
東 <sub>三</sub>	開	juŋ	juŋ	juŋ	juwŋg	juŋ
鐘	開合	juoŋ	ioŋ	juoŋ	jowŋg	juoŋ
微	合	jwɛi	iuɛi	juɛi	jwii	juɛi
虞	開合	ju	io	juo	ju	ju
廢	合	jwɛi	iuɛi	juɛi	jwojH	juɛi
文	合	juən	iuən	juən	jun	juən
元	合	jwən	iuən	juən	jwon	juən
陽	開	jaŋ	iaŋ	jaŋ	jaŋg	jaŋ
尤	開	ju	ju	ju	juw	ju
凡	合	jwam	iuam	juam	jom	juam

依據表六，韻鏡中對輕唇十韻的開合口並無一致的語音條件，有開口字、合口字，同時也有開合字，若是傳統說法中的合口三等是指開合口之分，勢必與韻鏡的分類不符。但依據表六，我們仍可歸納出一規則，/P/ → [F] / \_\_\_j[+rounded]，亦即三等介音之後需出現圓唇成分，而圓唇成分可為圓唇介音或是圓唇母音。但陽韻系字為例外，因其無圓唇介音，元音亦非圓唇<sup>11</sup>。

此外，雖然各家構擬在輕唇十韻的元音上差異不大，但值得注意的是並非輕唇十韻的元音皆是後元音。文韻、微韻、元韻與凡韻等四韻系的主要元音為央元音[ə, ɐ]，陽韻則為低元音[a/ɑ]，所以楊劍橋的說法較白一平的說法更能夠解釋輕唇化現象。但是楊劍橋的說法仍有疑點，依據楊的音韻規則/P/ → [F] / \_\_\_j[V, +central, +back]，中古漢語中的蒸韻系中的重唇應該變成輕唇才對，因為蒸韻系的元音也為央元音。但實際上蒸韻系開口字仍是重唇，而非輕唇，所以蒸韻系說明了輕唇化的音韻條件需加入/P/ → [F] / \_\_\_j[+rounded]是合理的。

所以本文認為輕唇化的出現環境為(5)，

<sup>11</sup> 筆者懷疑陽韻系字(韻圖三十一)的元音在中古有一定程度的圓唇成分，但至於圓唇成分如何表現不在本文範圍內。閩南語中方字(宕攝開口三等陽韻幫母平聲)與風字(通攝開口三等東韻幫母平聲)文讀同音，兩者皆為[hɔŋ]，中古差別僅在元音。若輕唇化是條件音變，那麼條件應該相同或是極為相似。風字的元音有圓唇成分，方字在中古也應該有。此外，在韻鏡中，只有一、三等區分的韻系都是非前元音，如韻圖一東韻/東韻、韻圖二冬韻/鐘韻、韻圖十二模韻/虞韻、韻圖二十七/二十八歌韻/戈韻、韻圖三十七侯韻/尤韻(幽韻)及韻圖四十二/四十三登韻/蒸韻。其中本文認為韻圖二十七/二十八歌韻/戈韻中的戈韻係為聲母所造成的三等韻。排除韻圖二十七/二十八歌韻/戈韻之後，其餘的韻不是央元音就是後元音，這樣的分佈情形說明陽韻是前母音的可能性不高，因為陽韻可以與所有的聲母結合，所以較有可能是非前元音。

$$(5) \quad /P/ \rightarrow [F] / \text{---}j \left\{ \begin{array}{l} [v, \text{-front}] \\ [+rounded] \end{array} \right\}$$

簡單來說，輕唇化的音韻條件是二等介音之後需帶有圓唇成分，而其圓唇成分可為圓唇介音或是圓唇元音。此外母音必須為非前元音。

#### 4. 普通三等韻

除重紐韻八韻及輕唇十韻之外，中古漢語的三等韻尚餘十韻系，清韻、蒸韻、庚<sub>三</sub>、幽韻、欣韻、嚴韻、之韻、魚韻、麻<sub>三</sub>及戈<sub>三</sub>。這十韻系的中古構擬（高本漢 Karlgren 1954，李榮 1956，董同龢 1983，白一平 Baxter 1992，竺家寧 2001），如表七所示：

表七：普通三等韻韻母各家構擬

	高本漢	李榮	董同龢	白一平	竺家寧
清韻	iän	iän	jɛ	jieng	jæŋ
蒸韻	iəŋ	iəŋ	jəŋ	ing	jəŋ
庚 <sub>三</sub>	iəŋ	iəŋ	jəŋ	jæŋg	jəŋ
幽韻	iəu	iəu	jəu	jiw	jou
欣韻	iən	iən	jən	jin	jən
嚴韻	iəm	iəm	jəm	jæm	jəm
之韻	ji	iə	(j)i	i	jə
魚韻	iwo	iä	jo	jo	jo
麻 <sub>三</sub>	ia	ia	ja	jæ	ja
戈 <sub>三</sub>	iwa	iâ	ja	jwa	ja

在本節先將不討論有疑問的四韻系，清韻系、蒸韻系、庚<sub>三</sub>韻系及幽韻系，在下一節中詳細討論。本節先討論其餘六韻。欣韻系為輕唇十韻中文韻系的開口，而嚴韻系則是合口，這兩韻系並無特殊的語音現象。而麻<sub>三</sub>韻系為二等麻韻(開口)的三等韻，戈<sub>三</sub>韻系則為一等戈韻(合口)的三等韻，本文認為麻<sub>三</sub>韻系和戈<sub>三</sub>韻系應視為例外。麻<sub>三</sub>韻系在韻鏡中僅出現在齒音與舌音齒之後，這樣的分布情形應該跟聲母顎化現象有關，藉由聲母顎化現象，進而抬升元音音質，使其與三等相近。至於戈<sub>三</sub>韻系在韻鏡中數量不多，分佈情形也相當不平均，主要出現在平聲中，且主要在牙音與喉音之後，這說明了這有可能是另一種顎化現象所造成的三等韻。因此麻<sub>三</sub>韻系與戈<sub>三</sub>韻系應該被視為聲母所衍生出來的三等韻，與一般由介音-j所產生的三等韻有著不同語音條件。

最後之韻系與魚韻系之間的關係，在傳統的聲韻學中並不討論這兩韻系的關係，將其視為獨立的兩韻，但本文認為之韻系與魚韻系應該是關係相近。從表七



的各家構擬中來看，之韻系被認為是前高元音[i]，如高本漢(1954)、董同龢(1983)及白一平(1992)，或是三等介音加央元音[jə]，如李榮(1965)及竺家寧(2001)。魚韻系的韻母主要由三等介音與後元音[o]所組成[jo]。但本文認為之韻系與魚韻系關係相近的立基點有二。首先，之韻系與魚韻系是唯二不與重紐及輕唇搭配的韻系，而且之韻系與魚韻系皆是獨韻，無開合口之分，在韻鏡中之韻系與魚韻系的開合口相同，兩者皆是開口。更重要的是之韻系與魚韻系皆不出現在唇音之後，而其他的聲母之後皆有例子。在如此相似的音韻條件下，之韻系與魚韻系在中古時期有可能呈現出語音相近的情形，亦即之韻系應該是[jə]，而魚韻系則為[jo]<sup>12</sup>。

## 5. 三等韻的開合口分佈

本節將討論三等韻中的開合口分佈情形，並加以說明重紐韻、輕唇韻及普通三等韻這三者之間的交互關係。

### 5.1 開合口分佈

首先，重紐八韻中三等韻的開合口分佈，在韻鏡中，支韻系與脂韻系有開合口區分，而且其分佈情形是重紐三等與重紐四等皆出現在同一張韻圖(韻圖四及韻圖六)中。此外這兩韻系開合口的差異出現在唇音之後，開口字有唇音字，但合口字(韻圖五及韻圖七)沒有唇音字。而其他的祭韻系、仙韻系、宵韻系及鹽韻系這四韻系的共同點是皆有純四等與其搭配，但與支韻系/脂韻系不同的地方是這四韻系重紐三等並不與重紐四等置於同一張韻圖之下，而是置於另一張韻圖。祭韻系與仙韻系的重紐分佈情形相同，重紐三四等韻皆是放在開口(韻圖十三及韻圖二十三)，而宵韻系與鹽韻系相同，重紐三等置於開口(韻圖二十五及韻圖三十九)，但重紐四等置於合口(韻圖二十六及韻圖四十)中，但宵韻系沒有三等合口，而鹽韻系在韻圖的安排上，其合口為普通三等韻中的嚴韻系。在這四韻系的三等韻中，除祭韻之外，開合口在唇音之後有所區分，如同支韻系與脂韻系，開口有唇音，但合口沒有唇音。至於真韻系<sup>13</sup>，亦是同時有開合口之分的韻系(韻圖十七及韻圖十八)，而且重紐三四等為同一張韻圖。唇音之後的開合分佈亦如前所述，開口有三等唇音，合口無三等唇音。最後，重紐八韻的侵韻系，其分佈情形與其他韻系不太相同。首先，侵韻系是獨韻，沒有開合口之分，韻鏡中只有合口，另一個特點是侵韻系的重紐沒有唇音字的例子，根據邵榮芬(2008: 191)的音節表，侵韻系字只有悞與揖二字是重紐，且這兩字都是影母字，其他的唇音及牙音並無例字。重紐八韻中的三等韻開合分佈情形，可簡略以表八<sup>14</sup>表示，

<sup>12</sup> 從上古到中古發展來看，之韻上古為央元音致中古時位置不變，但魚韻上古為低元音，至中古時因元音抬昇的關係，已是後中元音，所以兩者的關係在中古時相近。

<sup>13</sup> 韻鏡的韻圖十八中有一字(石賁)於出現在唇音三等，此字少見且七音略中無此字，所以本文略去。

<sup>14</sup> 表八、表九及表十中，有例字者以 V 表示，無例字者則為空缺。若是無開合口區分者，其相對的開/合口以斜線表示。

表八：重紐八韻

	韻鏡	唇音		舌音		齒音		牙音		喉音		舌音齒	
		開	合	開	合	開	合	開	合	開	合	開	合
支	4、5	V		V	V	V	V	V	V	V	V	V	V
脂	6、7	V		V	V	V	V	V	V	V	V	V	V
祭	13、14			V	V	V	V	V	V	V	V	V	V
仙	23、24	V		V	V	V	V	V	V	V	V	V	V
宵	25	V	/	V	/	V	/	V	/	V	/	V	/
鹽	39	V	/	V	/	V	/	V	/	V	/	V	/
真	17、18	V		V	V	V	V	V	V	V	V	V	V
侵	38	/	V	/	V	/	V	/	V	/	V	/	V

表八中傳統的重紐八韻所呈現出的開合口分佈相當一致，有開合口之分重紐韻，重紐三等皆出現在唇音開口之後，除唇音之後皆無合口字，其餘的各類聲母皆有開合口例子。祭韻無唇音字應該是偶然空缺 (accidental gap)，因為祭韻並沒有任何語音條件排除唇音字。接下來表九列出輕唇十韻中的開合口分佈，

表九：輕唇十韻

	韻鏡	唇音		舌音		齒音		牙音		喉音		舌音齒	
		開	合	開	合	開	合	開	合	開	合	開	合
a.													
東 <sub>三</sub>	1	V	/	V	/	V	/	V	/	V	/	V	/
鐘	2	V	/	V	/	V	/	V	/	V	/	V	/
虞	12	V	/	V	/	V	/	V	/	V	/	V	/
尤	37	V	/	V	/	V	/	V	/	V	/	V	/
b.													
陽	31、32	V		V		V		V	V	V	V	V	
c.													
微	9、10		V					V	V	V	V		
廢	9、10		V					V	V	V	V		
文	19、20		V					V	V	V	V		
元	21、22		V					V	V	V	V		
d.													
凡	41	/	V	/	V	/	/	/	V	/	/	/	/

在表九中，依據開合口分佈，可將輕唇十韻細分為四組，東<sub>三</sub>、鐘、虞與尤四韻

系為一組，陽韻系與凡韻系自成一組，而微、廢、文<sup>15</sup>與元四韻系則為另一組。東<sub>三</sub>、鐘、虞與尤四韻系為獨韻，韻鏡中標示為開口<sup>16</sup>，這四韻可以出現在所有的聲母之後。筆者將陽韻獨立列為一組，乃是根據聲母後的表現。陽韻在牙喉音聲母後有開合之分，而其他聲母之後並無開合口之分。第三組包含微、廢、文與元四韻系，這四韻系的開合口分佈值得深入討論。首先，這四韻系在唇音聲母之後為合口，並非像其他韻系在唇音之後是開口，而且舌音與齒音之後，微、廢、文與元四韻系有明顯的空缺，但在牙喉音之後，開合口又有分別。根據各家構擬，這四韻系的元音主要是央元音[ə, ɐ]。第四組為凡韻系，本身是獨韻，為合口，主要出現在唇音、舌音及牙音之後。

微、廢、文與元四韻系不與舌音、齒音與舌音齒搭配說明了另一個中古漢語中的音節搭配限制 (phonotactic constraints)，就是  $C_{[coronal]} + j + V_{[-front, -back]} + C_{[coronal]}$  這樣的音節是不存在的，筆者推論有可能是因為  $C_{[coronal]} + j + V_{[-front, -back]} + C_{[coronal]}$  這樣的音節到了中古和重紐韻有著同樣的元音發展，向前移動至前元音，所以導致中古出現空缺。舉例來說，震字上古音屬於文部，李方桂(1971)構擬為 \*tjǝnh，白一平 Baxter (1992)構擬為\*tjəns，震字的音節結構，在上古是符合  $C_{[coronal]} + j + V_{[-front, -back]} + C_{[coronal]}$ 這樣的限制，但震字在中古為臻攝震韻字。另一個情形發生在銀字上，銀字上古同屬於文部，李方桂(1971)構擬為\*ŋjǝn，白一平 Baxter (1992)構擬為\*ŋrjən，銀字在中古時轉成重紐字，比較這兩字的發展，這兩字的元音在上古皆是央元音，而中古時因為聲母及介音的差異，造成不同的發展，震字因為介音-j-促使聲母發生捲舌音變化(Retroflexation)，而銀字因為介音-rj-造成重紐現象，但兩者的元音皆因三等介音而往前，變成前元音。而這樣的元音變化使得央元音出現了空缺。

最後普通三等韻的開合口分佈呈現於表十，

表十：普通三等韻

	韻鏡	唇音		舌音		齒音		牙音		喉音		舌音齒	
		開	合	開	合	開	合	開	合	開	合	開	合
a.													
清	33、35	V	/	V	/	V	/	V	/	V	/	V	/
幽	37	V	/		/	V	/	V	/	V	/	V	/
b.													
庚 <sub>三</sub>	33、34	V						V	V	V	V		
蒸	42、43	V		V		V		V		V	V	V	

<sup>15</sup> 在表九中，文韻為合口，如果將其開口(欣韻)一起納入計算，其表現與微、廢與元三韻相同。

<sup>16</sup> 鐘韻系(韻圖二)與虞韻系(韻圖十二)在韻鏡中為開合。韻鏡中共有四韻圖為開合，除前所提之外，尚有江韻系(韻圖三)與支韻系(韻圖四)。劉曉南(2007: 93)指出，標示開合應是訛誤，構擬時，將鐘韻系(韻圖二)與虞韻系(韻圖十二)視為合口，而將江韻系(韻圖三)與支韻系(韻圖四)視為開口。不論根據韻鏡原本的標示或是後人修訂，東<sub>三</sub>、鐘、虞與尤四韻系並沒有開合口區分，本文一律根據韻鏡標示。

c.													
之	8		/	v	/	v	/	v	/	v	/	v	/
魚	11		/	v	/	v	/	v	/	v	/	v	/
d.													
戈 <sub>三</sub>	28							v				v	
麻 <sub>三</sub>	29					v							
嚴	40	/		/		/		/	v	/		v	/

表十<sup>17</sup>可細分為四小組，第一組包含清韻系<sup>18</sup>與幽韻系二韻系，這二韻系大致上只有開口並沒有合口，且可以出現在各種聲母之後，除幽韻系沒有舌音之外，這有可能是偶然空缺(*accidental gap*)。表十中，清韻系的分佈情形與傳統重紐八韻中的宵韻系與鹽韻系有相同的開合口分佈。清韻系的唇牙喉音置於韻圖三十三中，這使得清韻系與重紐的語音相似的可能性更高，加上在第二節所提出的兩個限制，亦即韻鏡中的純四等韻在韻圖中乃係與重紐三等相搭配，且系統中並無條件排除韻尾是軟顎子音的例子，所以清韻與重紐相近的可能性頗高，但因為在廣韻中，清韻系並無二讀，這是主要的區分。至於幽韻系，其開合分佈本身並沒有太多意義。

第二組包括庚<sub>三</sub>韻系及蒸韻系，其中庚<sub>三</sub>韻系的分布情形呈現出與輕唇十韻中微、廢、文與元四韻系相同的限制，就是不與舌音、齒音與舌音齒搭配，但在唇音之後的區分則相反，庚<sub>三</sub>韻系有開口無合口，而輕唇是無開口有合口。庚<sub>三</sub>韻系的在韻圖中的空缺似乎與重紐也有相關，因為庚<sub>三</sub>韻系與清韻系在韻圖三十三中的對應關係，亦即兩者皆只出現在舌牙喉音之後，使得這兩韻系呈現出重紐三等與重紐四等的關係，實際情形將在以下討論。至於蒸韻系，主要是開口字，開合口之區分主要在喉音之後，舌音齒沒有例字。在第二節中曾討論到有關重紐是否有軟顎子音為韻尾這一類，其中清韻系為最有可能的一組，若考慮真韻對仙韻(-n)，侵韻對鹽韻(-m)，這樣的組合表示蒸韻系亦有可能是重紐，但從韻鏡的開合口分佈情形並無充分的條件顯示重紐的特色，蒸韻系沒有重紐的特色，此外重紐三四等的區分也不存在蒸韻系中，且構擬的元音亦與重紐不符，所以蒸韻系較清韻系更不可能是重紐。

第三組為之韻系與魚韻系，如同在上節所討論的，這兩韻系在中古關係密切相當平行，而這兩韻系開合口關係相同，皆不出現出現在唇音聲母之後，但其他部位的聲母可與其搭配。第四組則是戈<sub>三</sub>韻系、麻<sub>三</sub>韻系及嚴韻系，其中戈<sub>三</sub>韻系、麻<sub>三</sub>韻系，這兩韻系主要是一等歌韻系及二等麻韻系的三等韻，本文認為這兩韻系是因為聲母顎化之後另外發展出的三等韻。最後嚴韻系在韻圖的安排上是重紐

<sup>17</sup> 原本普通三等韻應包含欣韻，因為在表九中已經討論過，在表十將不再重複討論，故省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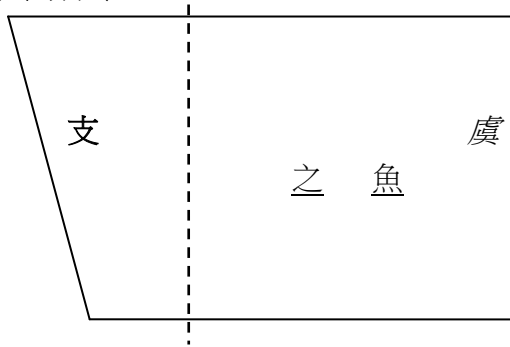
<sup>18</sup> 韻圖三十三中包含清韻系唇牙喉音，而韻圖三十五包含舌音與齒音，這區分在當時應該有其意義，因為基本上韻圖三十三及三十五的清韻系的聲母呈現出互補分布(*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若沒有語音差異韻鏡不需做如此區分，或是這是因為在當時廣韻中清韻系已無二讀區分這樣的方式，只好在韻鏡中以分圖的方式來表示唇牙喉音與舌齒音之差異。

三等鹽韻系的合口，其主要是出現在牙音與喉音之後。

## 5.2 各類三等韻間的交互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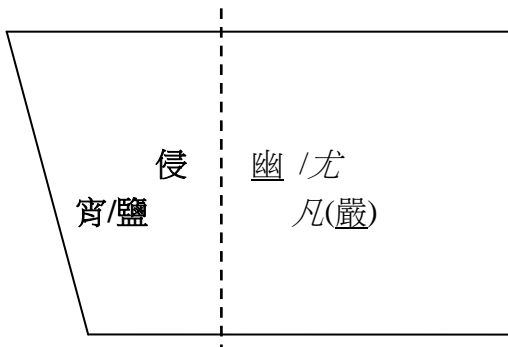
本節將討論各類三等韻的交互關係，主要以韻尾種類為分類依據，分成四組，開音節、閉音節(韻尾包含雙唇子音、齒齶子音與軟顎子音)。傳統的聲韻學甚少以音節的開閉及韻尾種類來討論其分佈情形，但這樣的分類可以看出韻母內的元音與韻尾的交互作用。首先，開音節的分布情形如(6)<sup>19</sup>所示，

### (6) 開音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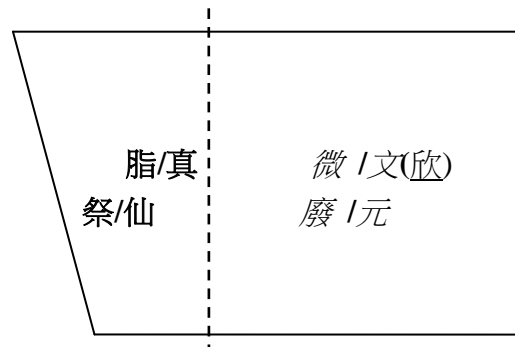


在(6)<sup>20</sup>中的開音節只納入四韻系，分別為重紐支韻系、輕唇虞韻系及普通三等之韻系和魚韻系。分布情形相當簡單，重紐支韻系為前元音、輕唇虞韻系為後元音，而普通三等之韻系和魚韻系分屬於央元音與後元音，但這兩韻系在開合口分佈上相似，且音質相近。而虞韻系為後元音且其音質在大多數的構擬上較魚韻系高。閉音節的各類韻母，則主要以(7)、(8)與(9)為主，

### (7) 閉音節: 雙唇子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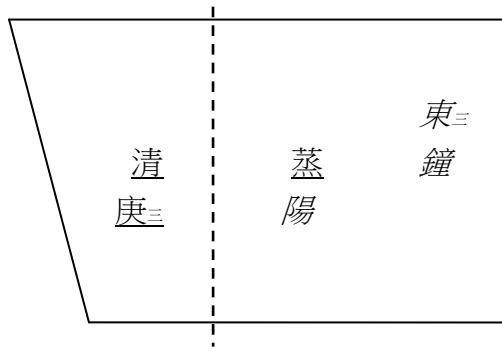
### (8) 閉音節: 齒齶子音



<sup>19</sup> 在區分重紐、輕唇與普通三等各韻，在(6)中及以下各分布圖將以粗體、斜體及下標之方式來區分，重紐韻的部分將以粗體表示、輕唇韻則以斜體，而普通三等韻將以下標方式來呈現。此外，在各韻的音質問題上，本文將依據前人之構擬加以安排，所以宵韻系、祭韻系、鹽韻系與仙韻系之元音位置將主要是前中低元音

<sup>20</sup> 在(6)中，戈韻系與麻韻系將不列入考慮，因為其三等韻的產生主要是聲母的顎化現象。

(9) 閉音節: 軟顎子音



這三種閉音節的分布情形在元音分布上除了呈現重紐為前元音，非重紐為非前元音這樣的分布之外，在雙唇子音與齒齶子音中還呈現出另一種平行結構。在雙唇子音中，較高的央元音中的重紐侵韻系可與輕唇尤韻系及普通三等幽韻系呼應，而較低元音的重紐宵韻系及鹽韻系與輕唇凡韻系和普通三等嚴韻系相呼應。相同的情形亦發生在齒齶子音中，但齒齶子音中的各韻系最為平行，其中，重紐與輕唇分別有四組，而且在塞音與鼻音的對應關係最為一致，較高央元音中的重紐脂韻系與真韻系，可與輕唇文韻系及微韻系和普通三等欣韻系相呼應，較低元音的重紐祭韻系與仙韻系與輕唇元韻系及廢韻系相呼應。而對於軟顎子音中，這樣的平行央元音與低元音對應結構並不存在。

在上述的(7)、(8)與(9)中，除了母音之間的平行對應關係之外，還有兩個值得討論的部分。首先，元音與韻尾在音節搭配時，尚有搭配限制(phonotactic constraints)，韻尾為雙唇子音與齒齶子音這兩類不跟後元音搭配<sup>21</sup>，而韻尾為軟顎子音者才與後元音相搭配，如東<sub>三</sub>韻系與鐘韻系。這樣的限制可以以音韻特徵(Hall 2007: 332-333)來表示，如表十一，

表十一: 元音、韻尾音節限制

	元音	韻尾	例子
後	+	+	[oŋ] [uŋ]
	-	-	[əŋ] [əŋ] [eŋ] [eŋ]

主要的條件是必須在元音及韻尾必須在“後(back)”這個音韻特徵上達到一致(agreement)，兩者必須同時皆為正值或是負值。

另一個議題就是在(6)-(9)中的空缺，除開音節(6)與齒齶子音(8)其內部系統較平衡之外，雙唇子音與軟顎子音的空缺需要解釋其空缺的原因。在(7)中，空缺的形成原因有兩種可能性，一種可能性是幽韻系由前元音向後移動，另一種是宵韻系受到介音影響向前移動。本文認為(7)中的空缺應該是起源自宵韻系的前移<sup>22</sup>。根據麥耘(2009: 102-103)，中古的宵韻系來自上古幽部與宵部，而這兩韻部

<sup>21</sup> 幽韻系與尤韻系中古各家構擬分歧，本文認為這兩韻系的主要元音應該是央元音。

<sup>22</sup> 如果採用幽韻系由前元音向後移動這樣的說法，勢必要假設前元音後移是因為幽韻系中的央

其元音音質都是非前元音<sup>23</sup>，介音的不同<sup>24</sup>造成了中古時的差異，介音-rj-造成中古重紐宵韻，而介音-i-造成中古幽韻系，變化的過程中由央元音往前移至前元音，這樣的變化過程使得幽韻系在中古看起來與重紐相似，但事實上幽韻系並不是重紐。

在上面第二節中已經討論重紐中不應該排除韻尾是軟顎子音這樣的可能性，且清韻系在韻鏡中與眾多的重紐特徵相符，如：重紐與純四等至於同一張韻圖中，而且清韻系的舌齒音與唇牙喉音有別，所以清韻系極有可能與重紐相近。而庚三韻系在開合分布上與輕唇雷同，兩者皆不出現在舌音、齒音與舌音齒之後，若再考慮其上古來源，庚三韻系與陽韻系相似，大多來自陽部字，應該是不同的介音造成語音變化。舉例來說，“兵”字與“方”字為相對的例子，兩者上古皆為幫母開口三等陽部平聲字，但在中古時分屬不同韻，兵為普通三等而方字為輕唇。唯一的差別應該是來自介音，如果輕唇的形成條件之一是介音-j-，所以方的介音是-j-，如此兵的介音便不會是-j-且兵字不是合口所以不會是-jw-，唯一的可能性只剩下-rj-，這表示兵字應該是重紐？庚三韻系並不是傳統重紐中爭議的一類，雖然潘悟云(2000: 44-45)中提到有學者從上古的發展來看，認為庚三韻系為重紐三等而清韻系為重紐四等。就韻圖的安排，韻圖三十五中的庚三韻系和清韻系呈現出類似重紐三四等對應的情形，但上古到中古的語音發展卻不是這樣的發展，庚三韻系上古為陽部字，而清韻系為耕部字，所以這兩韻系在韻圖中應該是在中古的巧合。若重紐為上古介音-rj-所引發的，並考慮重紐各韻的上古的來源，會發現中古的重紐韻主要元音來源是非後元音。根據王力(1985)、陳新雄(1999)與楊劍橋(2005)，重紐相關韻系上古至中古主要元音發展如表十二所示，

元音受到雙唇韻尾的逆向同化作用(regressive assimilation)，但這樣的說法無法解釋為何尤韻系並不產生相同的變化。此外，這樣的假設也與實際的變化不符。

<sup>23</sup> 本文不探討上古音之構擬，根據李方桂(1971)，幽部為[əg<sup>w</sup>]，宵部為[əg<sup>w</sup>]。而白一平 Baxter (1992)，幽部為[u]，宵部為[au]。雖然這兩家構擬對於元音有不同的理解，但根據這兩家構擬，幽部與宵部多屬於後元音。

<sup>24</sup> 幽韻系與尤韻系的差異應該在介音上，一般來說，幽韻系被認為是三等韻，原因有三。依據劉曉南(2006: 123)，幽韻系反切上字全用三等字，幽韻系有群母字，幽韻系有庄組山母音節，所以幽韻系應是三等字。因為在齒音之後這兩韻系有明顯的音韻變化，以現代中文為例，幽韻系產生顎化現象，如啾字，而尤韻系產生捲舌音，如周字。如此的差異說明幽韻系的介音與純四等相近，試必較其他純四等與三等的語音變化。

(ii)

	蟹攝	山攝	效攝	梗攝	咸攝	
三等	制	戰	沼	征	詹	捲舌音
純四等	霽	薦	湫	菁	尖	顎化

此外，清韻系在韻圖中的三十三中的齒音在現代中文發音上是顎化音，與純四等相同，而清韻系在韻圖三十五中的齒音是捲舌音，但四等為青韻系所據，所以只好將清韻系分類。

表十二：重紐上古來源

上古	宵部	談部	歌部	祭部	元部					陽部		
						侵部	文部				幽部	蒸部
			佳部				真部	脂部	耕部			
中古	宵韻	鹽韻	支韻	祭韻	仙韻	侵韻	真韻	脂韻	清韻	庚三	幽韻	蒸韻

姑且不論各家上古音構擬的實際語音，表十二所顯示的分類有三類。第一類是低元音[a]，如宵部與談部，第二類是央元音[ə]，如侵部與文部，而第三類是前元音<sup>25</sup>，如真部與脂部。表十二中歸納出來的要點是傳統重紐八韻的上古主要元音為第一類與第二類的[a]與[ə]，而第三類的前元音不是。換句話說，清韻系的來源最不可能成為重紐，而庚<sub>三</sub>韻、幽韻系及蒸韻系擁有變成重紐的條件，但幽韻系及蒸韻系在中古時音質並沒有轉入前元音，所以不太可能是重紐，這有可能使沒有介音-rj-的關係。庚<sub>三</sub>韻系的音值在中古為前元音，再考慮其內部情形，庚<sub>三</sub>韻變化條件似乎與上古的複聲母相關，舉例來說，京與涼二字在上古兩者皆屬於陽部三等字，但京字中古轉入庚<sub>三</sub>韻，但涼字中古變為陽韻。京與涼二字屬於諧聲關係，所以構擬上京涼二字分別為京\*kjiaŋ (李方桂 1971)/\*krjaŋ (白一平 1992)，涼 \*ljaŋ (李方桂 1971)/\*g-rjaŋ (白一平 1992)。按照理各家構擬，京字的上古音應是\*krjaŋ，而其也符合重紐的介音-rj-條件，那麼京字在中古就應該是重紐，但實際上傳統並不認為庚<sub>三</sub>韻系是重紐。衝突來自兩方面，就歷史演變與音節搭配來說，庚<sub>三</sub>韻系最有可能是重紐，但就共時紀錄而言，如廣韻，便缺乏相對的紀錄，所以庚<sub>三</sub>韻系在中古時已經不是重紐。

若從韻鏡中對純四等搭配的三等韻來看，清韻系應該是重紐，但從上古來源來看，則是庚<sub>三</sub>韻系最有可能，雖然這兩者都沒有兩組反切的例子。綜合以上的討論，本文認為清韻系與庚<sub>三</sub>韻系都是重紐，因為兩者都符合真正的重紐變化，也就是(3)中提到的變化。在聲母為雙唇與軟顎子音之時，中古變成重紐，而聲母為齒齶子音之時，中古則是捲舌音。而清韻系與庚<sub>三</sub>韻系相搭配則是應該各自發展到上古時語音相近所使然，此外，清韻系與庚<sub>三</sub>韻系的關係應該像(7)與(8)中的侵韻系/鹽韻系與真韻系/仙韻系一樣，分別對應，而不是像李新魁(1997: 109)所說清韻系與庚<sub>三</sub>韻系可合成一個的大韻<sup>26</sup>。

<sup>25</sup> 對於真部與脂部元音有相當的爭議，李方桂(1971)構擬為高元音[i]，而其他，如白一平(1992)、陳新雄(1999)等人則認為是[e]，本文並不涉及上古音構擬，故僅以前元音標示真部與脂部。

<sup>26</sup> 重新考慮庚<sub>三</sub>韻系與清韻系在韻圖三十三與韻圖三十五中的聲母限制，如(iii)。庚<sub>三</sub>韻系中的舌音與齒音空缺應該是上古陽部字的齒齶聲母轉成中古捲舌音。基本上清韻中除齒音部分無法重疊，其餘大多可以併成一圖，這表示清韻五音俱全，值得注意的是清韻系中舌音極少，甚至耕韻(二等字)也甚少有舌音字，只有青韻(四等)具備平上去入例字。這似乎代表舌音在清韻音變的過程中轉到其他韻了，但實際情形為何需要再深入研究。



## 6. 結論

中古的三等韻在四個等當中約占半數(丁邦新 2000, 邵榮芬 2008: 163), 而三等韻又由重紐、輕唇與普通三等, 三個韻所組成, 藉由以上各節的討論, 並從音節限制與內部結構的觀點來討論, 中古時重紐韻主要由前元音構成, 輕唇韻由非前元音組成, 本文認為重紐並不應該排除軟顎子音為韻尾這一類, 所以提出清韻系與庚<sub>三</sub>韻系這兩類從歷時來看應該是重紐, 而就共時而言, 到中古時重紐已無兩組反切下字的區分, 而輕唇的話, 本文認為三等介音之後需帶有圓唇成分, 可分為圓唇介音或是圓唇元音, 且母音必須為非前元音。而普通三等韻中之魚雙韻系在中古時應該是互相搭配的。歷時方面, 中古三等韻可以以(10)來表示,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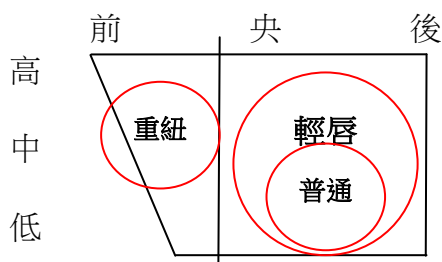
上古	中古		元音
	聲母		重紐
		捲舌音	[ø]及[œ]
	P-/K-	-----	
CrjVC			
	T-	/T, Ts/ → [ɕ, Tʂ]	-----
			非重紐
	P-	/P/ → [F]	[v, -front], [+rounded]
CjVC	T-	/T, Ts/ → [ɕ, Tʂ]	[e]及[ɛ]
	K-	/K/ → [ɕ, Tʂ]	[e]及[ɛ]

而從共時觀點來看, 重紐、輕唇與普通三等三者之間的關係, 本文則認為這三組的分類依據乃係元音的前後位置, 重紐為前元音, 而輕唇與普通三等則為非前元音, 此分類不似陳貴麟(1997)之分類, 將三等韻分成重紐前母音, 輕唇後母音, 普通三等低母音。普通三等韻中, 在排除有重紐性質的清韻系與庚<sub>三</sub>韻系, 因聲母而顎化的戈<sub>三</sub>韻系與麻<sub>三</sub>韻系, 及重紐鹽韻系的合口嚴韻系, 剩下幽韻系、蒸韻系、之韻系與魚韻系算是真正的普通三等韻。而這區分以(11) 來表示,

(i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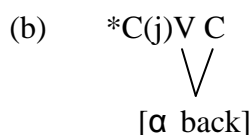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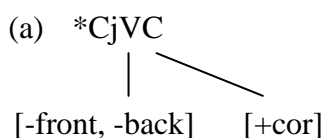
		唇音	舌音	牙音	齒音	喉音	舌音齒
庚 <sub>三</sub> 韻	韻圖三十三	V		V		V	
清韻	韻圖三十三	V		V	V	V	
	韻圖三十五	V	(V)	V	V		V

(11)



重紐韻與輕唇韻兩者在唇音聲母之後呈現出開合對立的現象，而在音節限制中，除重紐各韻僅出現在唇牙喉音之後這限制之外，輕唇中的微韻系、文韻系、廢韻系與元韻系這以央元音為主要元音的四韻系亦有音節限制，這四韻系並無舌音字，這樣的限制可以跟重紐來源多為央元音及低元音相呼應。最後，尚有一個音節限制，就是後元音僅跟軟顎韻尾相搭配。這兩個音節限制可以(12)來表示，

(12)



雖然本文已討論中古三等韻，分別討論了重紐、輕唇及普通三等這三類內部關係，亦討論這三類之間的相互關係，但是其他一、二、四等尚未有詳細討論，如四等兼備的韻系多出現在元音為[a]，但只有山攝與咸攝才有一等，而梗攝獨缺一等，或是僅有一三等的韻系，如曾攝、臻攝與深攝，這三攝呈現出平行結構，各韻系之間的相互關係，仍需深入研究，如此一來不僅可以堆中古音有更深入的理解，亦可對上古音構擬有更多的貢獻。

### 引用文獻

- Baxter, William. 1992.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Hall, T.A. 2007. Segmental Features, in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Phonology*, ed. by Paul de Lacy, pp. 311-33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arlgren, Bernhard. 1954.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 *Th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Stockholm.
- Pulleyblank, Edwin G. 1962.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Asia Major* 9:58-114, 206-265.
- Shen, Zhongwei. 2005. The Chongniu Contrast in the Menggu Ziyun: Patterns and Explanations, in *Essays in Chines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Festschrift in Memory*

*of Professor Fang-kuei Li on his Centennial Birthday*, ed. by Pang-shin Ting and Anne O. Yue, 163-190.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陳貴麟. 1997. 《切韻系韻書傳本及其重紐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博士論文。
- 陳新雄. 1999. 《古音研究》。五南出版社。
- 董同龢. 1945. 〈廣韻重紐試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3:1-20。
- 董同龢. 1983. 《漢語音韻學》，文史哲出版社。
- 龔煌城. 1997. 〈從漢藏語的比較看重紐問題（兼論上古\*-rj-介音對中古韻母演變的影響）〉，《聲韻論叢》6: 195-243。
- 李方桂. 1971. 〈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新9.1-2:1-61。
- 李榮. 1965. 《切韻音系》，科學出版社。
- 李新魁. 1997. 〈論《廣韻》音系的三等韻〉，《李新魁音韻學論集》，87-112，汕頭大學出版社。
- 李存智. 1997. 〈論重紐——變遷的音韻結構〉，《聲韻論叢》，6: 437-450。
- 劉曉南. 2006. 《漢語音韻研究教程》，北京大學出版社。
- 麥耘. 2009. 《音韻學概論》，江蘇教育出版社。
- 梅祖麟. 2012. 〈重紐在漢語方言的反映〉，《方言》，2: 97-103。
- 潘悟云. 2000. 《漢語歷史音韻學》，上海教育出版社。
- 平山久雄. 1997. 〈重紐問題在日本〉，《聲韻論叢》6: 5-35。
- 邵榮芬. 2008. 《切韻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 丁邦新. 1997. 〈重紐的介音差異〉，《聲韻論叢》6: 37-62。
- 丁邦新. 2000. 〈漢語音韻史上有待解決的問題〉，《第三屆國際漢學會會議論文集：語言組》，台北：中央研究院。
- 王力. 1985. 《漢語語音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吳聖雄. 1997. 〈日本漢字音能為重紐的解釋提供什麼線索〉，《聲韻論叢》6:371-413。
- 薛鳳生. 1997. 〈試論《切韻》音系的元音音位與「重紐、重韻」等現象〉，《聲韻論叢》6: 83-106。
- 楊劍橋. 2005. 《漢語音韻學講義》，復旦大學出版社。
- 周法高. 1945. 〈廣韻重紐的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3:49-117。
- 竺家寧. 1997. 〈重紐為古音殘留說〉，《聲韻論叢》6: 285-302。
- 竺家寧. 2001. 《聲韻學》，五南圖書出版公司。